

■记 忆

活在黄河魂魄中的诗人

□柳 萌

你也许不熟悉张光年这个名字,可是你不能不知道《黄河大合唱》,你听过这部体现民族魂魄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词作者光未然。光未然是张光年先生写作诗文常用的笔名。

我在天津一中读书时,音乐课唱过两首歌,一首是《黄水谣》,一首是《五月的鲜花》,从此记住了词作者光未然。后来参加中学生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更是牢牢记住了词曲作者:光未然、冼星海。

年轻时进入报刊界,多年编辑文学稿件,知道文学界的张光年,却不知道张光年即光未然,有次翻阅名家辞典,这才知道,文学评论家张光年,即是著名诗人光未然。可是不曾想到,我“右派”问题改正后调入《新观察》杂志,此时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人,正是这位仰慕已久的光未然。

尽管那时作为普通编辑,跟张光年先生接触不多,但是关于他的为人处事,特别是他对新时期文学的推进,对中青年作家的扶持培养,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当时几位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成了新时期文学事业的标志性人物,许多优秀作品的出现,都倾注着他们的心血。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如同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作家,如今有些作家谈论新时期文坛,无不对张光年那代领导人充满敬意。

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刚恢复,行政建制还未被准确定位,各报社社中层部门都叫组,主编戈扬有意让我担任组长,她找我谈话时我说:“我一个白丁,这怎么行呢?”后来主编再找我时,明确地说:“我跟光年请示了,光年说,不是党员该用照样用。”就这样,我被任命为《新观察》杂志时事杂文组组长。

这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给我的第一直接感觉是,张光年在任用干部方面比较务实。

还有一件跟我有事的事,也是发生在张光年主政时。作家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放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对白桦有种种不实传言。出于澄清事实的目的,我建议请白桦写篇文章,刊登在《新观察》杂志上,当时恰好主编戈扬不在北京,副主编杨犁和编辑部负责人张凤珠,同意我的建议并指派我跟白桦约稿。

白桦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1981年在《新观察》杂志第14期刊出,未曾想跟电影一样引起轩然大波。

一天傍晚,主编戈扬匆忙跑到我家告诉我,在一个刚刚

结束的会议上,胡乔木给冯牧和她写了张便条,批评《新观察》发表白桦文章,戈扬征求我的意见,看如何处理这件事。这是由我惹的“祸”,以为会追究我的责任,起码得写篇检讨文字吧。我表面镇定,心里却不安,为此曾向艾青、秦兆阳等前辈作家讨教。

令我未想到和感动的是,杨犁和张凤珠做了说明,责任则完全由中国作协揽了去。张光年让中国作协秘书长杨子敏,化名冯明(奉命谐音)写了篇文章《也谈春天的“厚爱”》,委婉地批评了白桦的文章,发表在1981年第17期《新观察》上,这件事才算暂时平息。

从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以张光年为首的中国作协领导层,在处理突发“政治事件”上,特别是在保护下属上,远比过去更有谋略和智慧。

这时的张光年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位老作家老同志,彼此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时我们一行十多人中,够级别坐软卧的有好几位,软卧票却只有3张,除光年夫妇外,还剩一张软卧票,几个人互相推让,谁也不肯去坐。除了朋友间的友爱,还怕跟光年一起拘谨,最后只好留给后到的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

后来听陈世旭讲,跟光年相处得非常好,一路上有说有笑,根本没有隔辈之感。

我们从兰州启程,乘坐一辆面包车,开始向敦煌进发。在茫茫戈壁滩,荒凉障目,车声塞耳,时光显得漫长。为了排遣寂寞,大家互相取笑,笑声充满车厢。光年显然被笑声感染,他也跟着开怀大笑。这时的张光年,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位普通长者。当时参观莫高窟有规定,重要的窟考虑保护,严格按照级别开放,只允许张光年一人参观。光年就跟接待方说:

“跟我来的都是作家,来趟敦煌不容易,请你们破个例,让他们跟我一起看吧。”我们这次的敦煌之行,沾光年的光参观了

多个窟,当然,多数也就是看看而已,其中收获最大的,当属青年作家徐小斌,她有个酝酿多年的故事,在敦煌突然找到叙述环境,回来后写成小说《敦煌遗梦》。

这次的西北之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无年龄之别,无职位之分,彼此说笑逗闹起绰号,是一次很快乐的笔会。光年对我们这些晚辈,有所了解有了感情,从西北返回北京不久,光年请他的秘书吴桂凤,特意给我送来他的字幅,内容是他的诗《鸣沙山》。诗曰:“莫嫌沙粒小/聚沙可成山/莫笑沙不语/长嘴如雷喧//沙峦八十里/护此月牙泉/涉沙腿脚软/小坐叹奇观”,这既是老诗人的感受,也是我们经历的情景,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和亲切,这使我对光年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具體了解。

我把这件墨宝镶框,悬挂在我家客厅里,现在有时睹字思人,那次西北之行的情景,就会油然再现眼前,仿佛光年并未远去。

其后,光年又赠《惜春文谈》《光未然脱险记》《向日葵日记》和歌词选等新书给我。可见这位老诗人老领导,多么看重西北之行的友谊。

比这更让我感动的是,那年夏天在北戴河创作之家,遇到先来避暑的光年,他在二楼阳台上看到我,笑着脱口叫了声我的绰号,让我上楼去他房间坐坐。亲自给我倒了杯水,而后就忙不迭询问我的近况和家人情况,作协是否安排了我的工作等等。当我如实地安排意向告诉他,他推心置腹地为我出主意,没有丝毫的芥蒂和保留。这使我隐隐地觉得,尽管光年从政多年,处于文坛领导地位,但是气质依然是个诗人。

作为学者、文学评论家的张光年,生前有多种学术和评论著作,然而真正让他享誉华人世界的,还是他和冼星海共同创作的那部《黄河大合唱》。那年去延安开会回来路过壶口,面对着滔滔的黄河之水,那铺天盖地的磅礴气势,让我们一行人简直看呆了。这些平日善于言辞的作家、诗人,一时却找不出表达心声的方式,个个表情严肃地凝视着河面,仿佛是在向这条伟大河流致敬。

突然,一位诗人冒出一句:“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顿时启开众人心灵闸门,大家激动地唱起来:“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歌声汇入滚滚浪涛,流向天边奔向远方。

在黄河之滨唱《黄河大合唱》,其情景令我们热血沸腾,如同依偎着母亲的怀抱,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自然而然从心底升起,不禁想到黄河的歌者——冼星海、光未然。在决定国家存亡的关头,他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创作出这部大合唱,鼓舞全民族奋起抗日,他们不愧为黄河之子。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千百年代地流淌,《黄河大合唱》就永远传唱。音乐家冼星海,诗人光未然,这两个耀眼的名字,将会长久活在黄河的魂魄中。

舰平诗记:

读了你的《心象》和以前一些作品,很是敬佩,自愧不如。

“辰河啊,我就是那尾小鱼/我呀,我离不开你”,这可能就是你的主旋律。上世纪80年代,在文联院子里看到你时,我惊异于你的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想必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会有几分娇气。哪晓得你竟吮吸了山野草民的乳汁,是喝辰河的水长大的。有着辰河的倔强、坚韧,也有着辰河的温厚、秀丽。

“我是被纤索拉扯大的/我走过了许多不是路的路/用膝盖/用肚皮/用胸膛/用头颅/用裂开了道道血口子/麻石一样粗砺的双足/我跪下,不是祈祷/更不是屈服/我匍匐/是要让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学会走路……”这古老纤夫的形象,怎不动人心魄。

当听到你遭到命运的袭击,逐渐远离光明的时候,大家都为你惋惜,以为你会从此沉沦下去,一蹶不振。谁知你仍然炽烈如火,向命运挑战,绝不退缩。一本又一本作品抛出来,来忘记你的世界惊喜。“我离不开漩涡”,你大声宣告。

当然,你不是光凭感性呐喊的人。你有着独到的艺术感染力,对语言的精通和执著,使你每每找到那个“惟一”的字和词。所以,你的诗和小说,不仅使人得到心灵感悟,更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想不到的是,你居然还能对旧体诗词推陈出新,用五言、七言表现复杂的当代生活,十分自然,妙笔生花。《西问冷月》:“风来羌笛近,马去悲歌远”;《湘西》:“泊岸寻老酒,坛坛故事烈”;《桃花汛》:“小河一夜宽,春水胭脂浓”;《何荒天地》:“何必寻五柳,荒洲羡野鱼”……还有那些思念父母的诗句,令人心酸。

梦是在无光的时候做的,白日梦往往荒唐。你是一个追梦人,失去光的权利后,做梦反而更自由了。盲者看不到色彩和线条,对声音就特别敏感,触觉也非常发达。你却仍然看到色彩和线条,看到一切,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看透人心,看穿世界。因为你是在梦中,不受光的干扰。“寻梦者总能拾到/散落在岁月深处的诗句”,所以你能写得更多更好。

上帝对你的误伤,已经成为了你的财富,这是个了不得的启示。

祝 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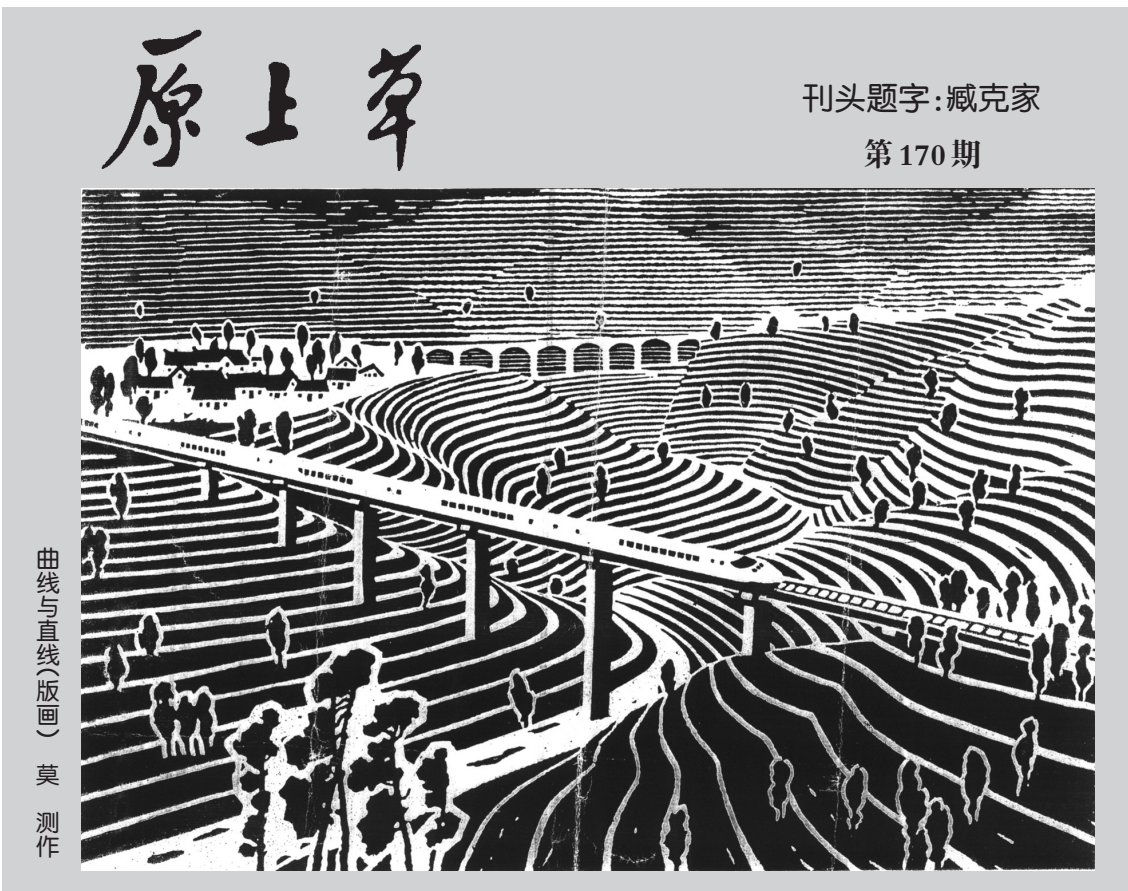
未 央

2012年5月26日

■我之见

超越眼睛的看

——诗人未央致刘舰平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70期

水电站观感

□张国宝

5月15日傍晚,我站在金沙江溪洛渡左岸峭壁顶端的观景平台上俯瞰向家坝水电站工地。暮霭中,金沙江在夕阳下波光粼粼,蜿蜒而来,对岸悬崖峭壁山顶上村落点点,炊烟袅袅。当年位于崇山峻岭中的偏僻寂静之地,今天成了金沙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工地。获此灵感,觅诗一首。

川滇康藏擎天脉,
邛崃·乌蒙·雪峰皑。
群山连绵气势雄,
长河逶迤奔腾来。
千里波光映暮霭,
万仞绝壁升烟霞。
后人指点清峰处,
谁锁金沙展雄才。

①邛崃:指四川的邛崃山脉。
②乌蒙:指乌蒙山脉。溪洛渡位于乌蒙山脉东 endpoint。

世外桃源农林村

□许春樵

离桃花多远,离春天就多远;桃花没开,春天就没来。

车子是从城市开进来的。一进村口,被城市钢筋混凝土压抑的视线豁然开朗,柔软的春风裹挟着稠密的阳光从车窗外漫进来,沉闷了一个冬天的身体顿时有了一种被打开的感觉。

农林村的桃花开了,可我们最先看到的却不是桃花,而是青山环抱着满目葱绿,远远望过去,那是一种铺天盖地的绿,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绿,一种能闻到青翠气味的绿,绿在这里不是颜色,而是清芬、沁甜、幽芳的气味,这就是春天的气味。

下车没走几分钟,见一片桃林被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和绿树浓荫烘托着,阳光下涟漪绽放的桃花如燃烧的彩霞,更像山坳里的一团火,一团热烈燃烧着的火,我终于明白,原来春天是被桃花点燃的。想起唐人崔护的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确实,也正是因为有了桃花,才唤醒了诗人心中的春天,才有了这千古绝唱的凄美。

农林村是狮子山区的一个行政村落,更是铜梁市民休闲的后花园。村里已看不到传统农业的痕迹,走在乡村小道上,四周的山坡上、山坳里、池塘边、沟渠旁是日夜疯长着的生态农业和经济林业共同勾画出的观光景区。在桃花和油

菜花之外,连绵成片地密布着桂花树、香樟树、广玉兰、美国红枫、红叶杨等数不清的名贵树木,如果说农林村的乡村盆景园是浓缩的苗木精华,千亩君德信彩色苗木基地则是放大的盆景园。在这个安静的上午,安静的农林村被青山和绿树围得密不透风,阳光大好,蓝天下悬浮着朵朵白云,像盛开的棉花,竟纹丝不动。走进山脚下的农林雀舌茶厂,初春第一篓新茶刚刚出锅,精于茶道的两位少女已为我们泡好了新茶,端起茶杯,一股清香沁人心脾,还未沾唇,已是情不自禁地口舌生津。野雀舌是农林村青山上纯天然、无污染的野茶,因产量低、形如野雀舌而风靡古今,农林村仅凭一雀舌鼓噪,就早已名扬四方了。

白墙红瓦的民居零星散落在山腰间的树林中,若隐若现,中午山坳里第一缕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花香四溢的空气中又似乎弥漫着米汤的香味。在杂花生树的池塘边遇到了一个洗菜的村妇,她在洗菜,也在洗着自己水中的影子,身边石板上的菜篮里是水淋淋鲜嫩的青菜和莴笋,问及菜的品质,她说,“农林村从来不吃化肥种的菜!”

在春的微醺和迷离中,人随之也飘飘欲仙,把酒临风,宠辱皆忘,恍惚中早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

在三亚,每年一入秋,就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各自的目的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如期而至。他们在这里享受温暖浪漫的生活,同时也在三亚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候鸟文化。庞大的候鸟群中,按其功能可分为生产型候鸟和生活型候鸟两大类。按其特性,又可分为文化候鸟、体育候鸟、养生候鸟、旅游候鸟等诸侯百家。

最早来到三亚的是生产型的候鸟们,即中国南繁育种大军。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每年10月左右,他们便根据季节的指令,不约而同地从全国各地,带着农业科研成果来进行加代繁殖和科学试验。当三亚的阳光和水土把他们理想物化成新收获后,他们又于次年的三四月份飞回故乡播种,开始新的试验。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创始人、棉花育种专家郭三堆,西瓜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等,都是生产型候鸟的代表。这些以农业科研为目的的候鸟们,解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也培育出了誉满全球、名垂千古的优良产品,是三亚人民心中当之无愧的明星候鸟、英雄候鸟。因为在三亚的候鸟群体中,他们是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当年,他们大地当床,野菜当粮,大海冲凉,一门心思扑在为人民谋温饱的事业上,从未考虑个人生活享受。后来即使成了大专家大名人,物质生活条件也好了,七八十岁的袁隆平还是自己动手做炒饭菜,骑辆破摩托车去海边游泳,从来不搞一点特殊。袁先生有句名言,“干杂交的人,要心中无杂念,眼里无杂事。”但我还是认真地对他说,你是国家的宝贝、世界的功臣,黑灯瞎火地骑摩托车去游泳,谁认识你是袁隆平呀?万一不小心出点事,全中国的人不是要骂我们三亚人没德性吗?我劝你还是要注意安全。后来虽然有车了,袁先生却还是保持着经常下水田、每天两腿烂泥的工作作风。他说,我的办公室就在田野里。以他为代表的南繁候鸟们,在这里开创了一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的文化。

在候鸟群中,还云集了不少艺术家,为三亚带来

了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他们不仅促进了三亚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也为祖国各地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为三亚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新疆日报社退休干部李长明,2008年来到三亚后,带来了新疆人的热情、真诚、幽默和欢乐。他创作的相声《美丽三亚我的家》、快板《赞海南》,深得三亚观众的喜爱。有人要拜他为师,无论想学新疆舞、说唱快板、相声还是小品,只要找到他,他都毫无保留地传帮带。84岁的指挥家、萨克斯演奏家王竹音老先生,不光在晚上带领他的乐队在广场为群众演出,白天从上午9点到11点,还在海韵广场辅导音乐爱好者唱歌。后来他指挥大家排练大合唱,使许多人由观众变成了演员,从自娱自乐变成了给别人送笑送乐。所以人们不无赞赏地说,这些文化候鸟们每年来三亚过一个冬,就要在三亚下几窝“文化蛋”,“孵化”一批文艺人才。他们在三亚培育的古筝、扬琴、钢琴、二胡演奏手,舞蹈、腰鼓、相声、小品表演者,现在已活跃在三亚的大街小巷。

“候鸟老人”,这是三亚对离退休老人的独特称谓。三亚的气候吸引了大批北方老人选择这里作为养老之地,同时也带来了健康快乐的休闲文化。在三亚湾的激情广场,每天都有离退休的候鸟老人在此演出。其中激情广场大家唱,每星期演出6场,每场都吸引上千群众和游客观看。来自哈尔滨市91岁的赵大爷和来自上海的92岁的王奶奶,一个演唱、一个吹奏,同台表演,让许多观众在兴奋中领悟了娱乐养生、快乐长寿的真谛。73岁的徐艺大姐,是广场晚会的精彩主持,还表演印度舞蹈《天竺少女》。当人们对她新颖的主持风格、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舞姿演技

渐渐丰满的候鸟文化

□徐国良

赞不绝口的时候,都不知道她是一位癌症患者。动完大手术后,她及时调整心态,开始了“北疆儿女南飞雁,歌声响遍三亚湾”的候鸟生活。担任激情广场主持和凤凰艺术团团长后,她不但精心设计每晚的演出,还要管理音响道具,自己掏钱购买小型演出器材。她常在台上说,我们不能光在这里享受大自然,更有责任建设美丽三亚、文明三亚。可能是出于共同的想法,每周五晚在三亚鹿回头广场举办的“颂祖国,赞三亚”文艺晚会,不少候鸟艺术家都上台展示独特的风采。京剧、评剧、豫剧、越剧、琼剧、黄梅戏、花古戏、河北梆子、东北二人转等,让三亚市民耳目一新。由丁丽担任团长的三亚市老干部艺术团,不仅在三亚市重大节庆中献艺,还经常送戏进社区、下农村,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至于无数中外高尔夫球、太极拳、自行车、网球、游泳爱好者,呼朋唤友来三亚训练养生,在提高技艺的同时,又为三亚培养了体育人才;诸多定居于此的人带来了各地美食,进而引发了三亚人饮食观念的变化,凡此种种,都是候鸟文化送给三亚人的意想不到的礼物。

候鸟们在三亚生活的时间长了,就不仅把三亚当做自己的家,还努力力为三亚的建设发展献计献策。军队离休干部张文春大姐,曾经多次给三亚市领导写信,对三亚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提出宝贵建议。近年还有越来越多的“洋候鸟”,不断漂洋过海来到三亚。如瑞典哥德堡市前市长斯凯格夫妇,一年两次到此度假。他们用国际眼光对三亚的城市管理和旅游建设提了建议。这些批评建议,使三亚人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加速了三亚国际旅游城市建设步伐。可以说这样说,三亚的候鸟文化已余热生辉,渐成气候,为三亚的文化和文明建设添砖加瓦。